

失去的城堡

——台湾小说选编

台湾 彭瑞金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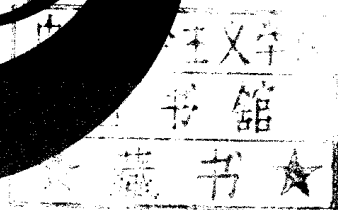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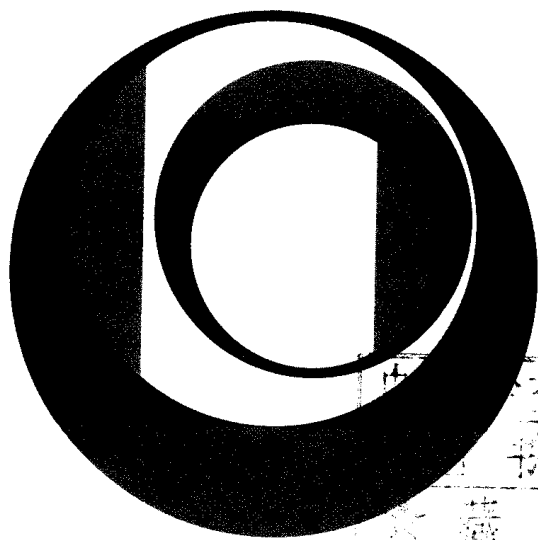
12472/5

失去的城堡

——台湾小说选编

台湾 彭瑞金 主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黄志平

封面设计：文关旺

失去的城堡——台湾小说选编 台湾 彭瑞金 主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6 $\frac{5}{8}$ · 138,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社目：135-218 书号：10309 · 118 定价：1.45元

导 言

彭瑞金

台湾文学通过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论战的纷争和疏理之后，照理说应该毫无疑问地在一个清晰的原点上飞跃，在一宽广的创作道路上迈步前进，实际上，这不仅只是此地文学工作者单纯的想望，也是错觉。不管从文学客观的环境检讨，抑或从文学的艺术本质去思考，这种期待都有悖于可贵的文学独创精神，也不贴切活泼、自由的文学生命，我们应该勇于迎接多元化的生机盎然的台湾文学新时代来临。诚然，论战的背景是个文学形式与文学价值观显得模糊、暧昧，亟待厘清调整的时机，却并不就显示争议是以追求单一的创作模式、轨辙为标的。撇开弥天烽火火药味和若干节外生枝的争执，对于认清台湾文学的本质与过往的建树，仍有肯定性的意义。

发轫于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近六十年间，迭经时代、社会、政治的递变，所含蕴的驳杂体质、繁复的文学形式，以及所肩负的文学使命，已经呈露若干虚浮、

DM 64/104

模糊的面貌。严格说来，经由一年多论战反复的申辩、探索与试炼，有助于澄清、凝炼台湾文学的体质，予台湾文学更明确的定义、更真确的使命感。通过论辩中强劲的现实主义的主流理论，突示了台湾文学与现实结合的传统色彩，当现实的意义予以历史形式的延伸之后，我们深一层的发现，台湾文学所呈现、反映的绝不止于数十年来的颠簸与苦难的再现，在骨子里已深刻地与台湾四百年来的历史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台湾文学在日本殖民时代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社会使命，战后，再一次地从一连串的试探、摸索、反省中，也已经找到认真生活、诚实反映这块土地上人民生活经验的文学，印证了台湾文学结合现实的本质。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等于清晰地这样的文学承传打一个逗号。

从这一个逗号延伸，便是现实主义参与的呼声，提醒作家警觉客观的现实环境，激发作家参与现实的热忱，呼吁作家认真诚实地反映自己生活的空间。在这个基础上的文学运动，结合了社会运动、知识开发运动、文化运动等，不但引领文学深入广大的现实世界，更从现实走进历史，使台湾文学确定为名符其实的反映台湾经验的文学。

这样的文学运动，被夸大、形容为具有挖墙脚、刨树根的威力，纯粹是蓄意点燃战火者的过度反应，乡土文学运动的纯粹文学运动本质，可从运动的参与幅度加大之后，使得文学本身发生对结构体的震撼性省思看出来，乡土运动在进入论战的阶段后，所发出的自省性讯息，便是台湾文学是否有其文学的独立自尊的地位？是不是仅只是附着于社会运动为其佣兵？因之，文学无用论的蹇蹇声、文

学无力感的呻吟，很快地散布出来，也某种程度地冷却了高涨的文学空气，进而祸延池鱼，怀疑台湾文学写实主义传统的价值，于是，有人试图以空洞的、虚涨的文学名号为乡土主义、现实主义灌风吹气。其实这些心虚的名号翻新，并不是谦虚诚恳的自省，也无益于解除其内在萌发的困扰，反而带来台湾文学又一度面目模糊的危机。

无论如何，台湾新文学传统中所坚持的写实主义文学，所依据的不许背向、不准逃避人类生活的创作理念，至少经历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光锤炼，应有不被轻蔑否定的艺术光芒；再说，写实主义文学即使有所不足，也不是台湾文学的痼疾。也许我们无法否认的还是台湾文学所植根的台湾这个社会，所面临的随时都可能发生惊涛骇浪变局的疑惧心理，显现在文学创作信念上的不确定、不固着的虚无感，基本上不是孤立的文学问题，它应该是属于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我们常听到类似我们没有哲学、没有思想、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咒语，其实这种飘浮在“知识分子”群中的虚无意识，并没有深刻的说服力，与其轻蔑、粗鲁地认定台湾没有哲学、思想、知识、文化等，不如说台湾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扮演着世界性思想文化实验室的身分，其驳杂繁复与不定着的特质使得台湾缺乏清晰的文化、哲学面目。宁其徒以嘲笑的心情来面对这些，还是认真地思考台湾文化今天的处境从根做起？考验着此地知识人的良知。

数十年来，以写实主义为主导的、象标兵一样挺立在台湾文化界的台湾新文学，固然也有遭遇逆境、挫折、隐为潜流的际遇，然而通过乡土文学运动的厘清、凝聚，证

明台湾文学数十年来一直独立自主地坚守自己的文学使命，并不是台湾社会运动的佣兵。乡土文学战火熄止之后，八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应该可以毫不犹疑的摆脱自惭形秽的心理，以尊严磊落的态度加入台湾文化运动中，成为一股坚实的领导动力，成为新的飞升据点。台湾文学在新的时代里，应该勇于发展传统里写实主义文学的长处，担负起重建、改革人民生活信念的角色。其实在日据下的台湾文学，除了担负起许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使命外，对破除迷信、启迪民智、引导民众学习新的人生观、接受新的人生事物等广泛文化层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准此以往，战后的台湾文学在表面上虽然压低了自己的姿态，但以抗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诗歌……却保存了一脉香火，毫无可疑的是导发七十年代乡土运动的主要因缘，其显示的意义依然是属于整体文化层面的。所以今天的台湾文学课题绝不可能为了怕麻烦而撇清、隔绝于整体的文化运动之外，我以为经过乡土文学论战战火历练的台湾文学，应该可以在肯定、自负而尊严的基础上推动，领导台湾的文化建设运动，融入台湾文化建设运动之中，为其磐石，为其指针。

二

我以为八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应该在重建台湾文化的肯定信念上出发，《一九八三年台湾小说选》是我第一本独立编选的年度小说选，所以这个信念也就成为我编选的主要标准、依据了。无可否认的，优秀的小说作品，必然兼顾思想与技巧的事实，同时我更愿进一层的指出，思想

的幻化无穷，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面面俱到综理、透视到每一个幽微的角落的，技巧的推陈出新更是永无止境，恐怕也不是一个人的眼光所能照顾得十分周全的。我们无法也无力、更不该拒绝一个思想多元化、与小说技巧多歧化的、新的台湾文学世代来临。我们应该有信心承认，这是对台湾文学有利的出路。因此，年来有关台湾文学分裂或各成宗派的说法，一则是小觑了“台湾文学”的包融力，先入为主地强调它是具有排他性的文学，另则，忽视了台湾文学之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今天我们通过文学这一艺术形式去理解人生世界急待解决的困境，表达我们的见解、态度，其本身含有无限自由、广大的创作可能性在里面，何必一定要硬加给“民族主义”文学、“第三世界”文学之类的限制。除了对台湾文学的信念之外，我也愿意在这里重申我对台湾文学现阶段发展方向的信心，我愿肯定目前的台湾文学有走向更充实、更壮大的可能。当然，努力期勉自己把眼光放大在台湾文学的前途上，也是编选这本选辑时所怀的抱负之一。我相信通过一九八三年的台湾小说作品，去寻找和我对台湾文学抱持相同理念的文学工作者，作为这本选辑的依据时，涵盖的并不是固持一己的偏见，至少我是如此衷心地期待自己。关于一九八三年一年间，台湾小说创作的情形，我不能标新立异地指出它是台湾小说突飞猛跃的一年，我宁愿相信小说创作者的头脑劳动一如双手的劳动者一样，以诚恳、稳健的步调，勤力只问耕耘，让收获留给那尚未到临的日子。诚然一九八三年的台湾小说作品，的确在关怀的视野上、观察事物的敏锐度上、小说表达的技法上都不难找到可具体罗列的进境，

不过整个小说文学的脚步仍然是迟缓的，只能审慎地肯定跨了小小的一步。做为小说的读者、喜爱者，应该有信心接受这个事实。

在今天所谓资讯当道的时代，小说之成为一种文学艺术所需要的冗长和繁杂的形式，注定要接受人们对传统文化形式耐心的考验，在讲求速度、准确与直接的新时代环境里，小说创作无论聚合多少人类智慧的精粹、如何绞尽脑汁都无法避开这个形势的挑战。但是我不认为小说应该自惭形秽就此自承是落伍的文学形式，抑或小说家纤尊以求、走通俗大众化的倒退路向是睿智的行为。我以为小说应该沉着地接受人类生活型态的耐力考验，我们应该肯定小说之成为艺术形式，蕴含的诠释整个宇宙现象的可能性和这种不避繁冗形式的必要性，确定小说之为艺术形式的无可取代价值。

仔细研读了这一年的台湾小说之后，我不敢说我将最优秀的小说作品毫无遗漏地呈现在小说爱好者的面前，但是我愿意传达的是我对今天所有在小说创作的岗位上尽心尽力的文学工作者无限的敬意。小说，是我个人偏爱的文学体裁，也是台湾新文学发展历史中为我所信赖、肯定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不过这并不证明我同意台湾小说的艺术成就已臻化境的说法，相反的，我以为台湾小说在八十年代面临了困境，不算低的起跳点威胁着许多创作者的信心，面对七十年代以前的一些优秀杰出作品所立下的规模，有不易突破的瓶颈。根据我的观察，出现在八十年代的新锐小说家，并不是今不如昔，而是有了格外艰深的课题而已，所以我对所有尝试性的努力，包括思想表达、技巧表

现的，都认为值得鼓励。文学殿堂的建立需要一群信心坚毅的朝山信徒，三步一叩，五步一拜，以积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积累。

今天世界强大的大众传播威力，要捧红一个作家不难，但并不能保证提升其作品的价值于丝毫。如果七十年代乡土文学之风蔚成之后，大众传播界争相设立的小说奖，可以视为台湾小说曾经唤回一个属于小说的世代的话，我想它也应该对今天小说品质出现若干暮霭沉沉的单调现象负起责任。因此，对于熬住寂寞、不事争逐名利的创作者，又令人多增一层敬意。不过分的说，一九八三年的台湾小说是在不太清纯的文学空气中奋力生长的一寸新芽，也许是文学史上微不可察的一小点，却是文学工作者披肝沥血的一搏，在文学成长的路上，我信仰跬跬步成千里的笨拙方式。耐心看待文学的成长，可以培养对文学的信心。

三

从一九八三年台湾地区发表的数以千计的短篇小说作品中，挑选十家、十篇作品，编成这个选辑，编选的方向，除了前述的、印证我对台湾文学的信念、对小说艺术的信仰之外，同时也希望借此窥探台湾小说蜕变的讯息。入选的十家之中，只有郑清文、七等生是属于六十年代崛起的资深作家。创作上早熟的林双不，以蕤竹之笔名所写的散文颇富盛名，但在一九八三年的小说创作却有个崭新的出发。余外的余绮芳、吕则之、王幼华、吴锦发、王定国、陌上尘、田雅各，毫无例外的全部都是乡土文学论战之后

的，甚至是八十年代才出现的新生代小说家名字。这是一份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的名单，我无意在此宣称台湾小说已经将接力棒递给更新一代的好手，然而这份名单无论如何已掩盖不住台湾小说内部一股蠢蠢欲动的新讯息。新一代小说家的表现，一如我们前述的期待里对台湾文学的方向保持着审慎的批判和使命承传的特点，若干迹象显示他们的确有从前贤既有的成就上飞跃的宏伟抱负，反观资深作家的新作品，也相对地在某种程度上有相应的应变措施。

十位作家中最资深的郑清文，其作品到目前为止，仍然有深不可测的一面，二十多年来对小说艺术的表达，郑清文保有他独特的哲学、朴实、含蓄又能蕴含无穷的风格，一直象一面镜子一样，提供台湾文学反省的力量。《升》所反映的是属于台湾社会中产阶级的世界，通过一个焦急地等待升迁消息发布的老公务员内心的检查，刻画了台湾中产阶级保守、褊狭、颓废、因循且苟的典型面貌。这篇对现实挖苦得十分犀利的小说，和新生代所走的社会写实路线品味完全不一样，在被努力淡化过的人物、事件本身找不到丝毫足以激动人心的酵素，然而内底里它已经尽可能地包含一个阶层、一个时代、一段历史性的生活面貌。这篇小说不但可以提供我们，为什么当绝大部分的作家为各种不同的文学运动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郑清文还是象一座冰山一样、冷默得怕人的答案，同时也为写实主义文学升级、超越的困境做了一次示范。

七等生在六十、七十年代是集神秘、诅咒、赞美、争议于一身的异色作家，他走了一段相当长的孤傲、风标独立的创作之路，也留下了一批为数可观、为人议论不休的

作品，我无意对那些常令读者感到自卑的作品妄置一词，不过经过沉潜后复出的、属于八十年代的七等生小说却出现了新的面貌，当他将敏锐多思又前卫的创作精神转移到现实的事务上时，扮演的是忧心忡忡又多智的先知角色。

《垃圾》所关心的垃圾问题是严重的现代文明病之一，以台湾这个社会言，这个病症刚刚萌发，七等生以预言的方式提出警告，垃圾将成为人类新的生活灾难，通过住处已经被自己制造的废弃物包围起来这个事实，讽刺人类今天的生活品质，洞察现代人生活的内蕴。在某种意义上，《垃圾》象征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尖端触觉，是世代性的标志。

我以为王幼华在《健康公寓》里所关心的现代人的居处问题，余绮芳的《谢》提出的老人问题，或王定国在《遇见玛丽的清晨》所要检查的现代经济动物行为，都是最近台湾小说里群聚性出现的探讨主题。这个现象说明，我们新一代的小说家敏锐的创作触须有同时伸向社会未来的共识共觉。《健康公寓》讽刺性的解剖现代人的居住空间，主要的还是将刀口朝向人的原罪意识。将整个创作心思放在观察人类心灵的王幼华，有一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性恶论，怀着善意的疑虑，追究、探讨浮生万象的内底。《健康公寓》象征现代住宅里所隐含的古老的道德问题，面对急速变动的世界外貌，感慨人类内在结构的松缓崩溃的景象。

余绮芳的《谢》以女性特有的纤细笔触和细密心思，观察到生命凋零、老化的现象、老境堪怜的问题，属于未雨绸缪，也反映了文学的前瞻能力。研究台湾社会的学者，近年来已逐渐由儿童、婚姻、职业、青少年、教育等热门话题扩散到中年人、老年人的身上，甚至有人警告说，在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老人问题将成为此地严重的社会问题。《谢》虽然是篇没有明确时间背景的作品，然而所触及的问题，不但有严肃的社会性，也具有恒远性，刻画的是普遍的生命现象。

《遇见玛丽的清晨》作者王定国，崛起于学生文学奖不过是短短数年间的事，但以他结集出版的小说集《离乡遗事》看来，年纪轻轻已经抢先建立了通过小说叙述人生的据点。他以现代人的爱情观去试探金权当道的现代社会，所要阐释的现代人生活的道德理念，已经屡有斩获。这篇《遇见玛丽的清晨》针对台湾八十年代的社会经济本质有感而发，有许多深密隐奥的挖掘，令人掷地三叹。八十年代的台湾经济在繁荣匆忙变动不羁的幻化下，总还有令人不能心安信赖的感觉，这篇小说就是以这个感觉出发写下的嘲弄式剖白。

林双不的《黄素小编年》是篇政治小说。这篇小说抱有直截了当的目的诉求，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文学，怀有强烈的正义感，以啄木鸟的精神向历史讨公道。这篇小说属于台湾人物志系列小说中的一篇，由于浓厚的载道文学倾向，难免略嫌枯燥，但显然是参与文学的突出见证。

吴锦发《燕鸣的街道》关怀的焦点是山地问题，以迷失在都市文明里的赛夏女子的故事，探讨山地青年今日面临的困境。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山胞的新生代，在山地部落里已经找不到适当的出路，流落都市之后，身上所流的血液又成为他们挫败、受伤害的标记。这篇小说以山胞的原罪意识探讨山地青年的命运，以电影的表达手法显得高潮迭起，以社会演进的眼光提示山地青年问题在于自求

多福，都是构成这篇优异作品的重要条件。《拓拔斯·塔玛匹玛》则是山地籍青年田雅各所写的真正的山地文学，将是战后三十多年来的台湾文学最珍贵的文献之一。出身于布农族的田雅各，目前还是医学院的学生，这篇以他的山地名字为题目的小说里，有一股掩翳不住的山地青年以自己血统自负的信心和尊严迸露出来。圆熟的小说写作技巧、敏锐清晰的分析能力，从世界性少数民族共同命运的焦点，透视台湾山地族人的未来，休戚与共的布农人血液激发他写下山地族人血泪交揉的心声。田雅各可以说是一九八三年里最受瞩目的小说新人。

陌上尘的《失去的城堡》赋予工人小说新的意义，在从容不迫的叙述里隐隐透露了传统工人世界潜在的危机，在观念上超过了旧型态的工人小说写作。科班出身、毕业于新文艺系的吕则之以长篇小说《海烟》崛起，《老鼠》是他少数的短篇作品之一，这篇小说洞察阴暗的人生角落，创下了卑微人物的新极限，以老鼠昼伏夜出的阴暗属性，象征凭着一丝生息以最卑微的生物型态游走人间的小人物，展示了作者非凡的观察力，创造台湾小说人物的新典型。

四

台湾文学具有强烈的草根倾向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台湾小说中反复探讨的主题，不外都是由土地孳生的问题，便是寻根忆旧、衡情量事也往往以土地做依据，因此如果认为台湾文学具有浓厚的农业性格应该也不是危言耸听，许多人误会台湾乡土文学便是农村文学、农民文学的同意

词，也不是全无渊源。勃兴于七十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运动，实际上便是以讨论台湾经济转型期中诸多社会变貌为重心的文学自觉运动。这一社会型态的递变中受到冲激最大、挫折最多的当然是农业与农民，他们的命运与出路自然成为同情的焦点，他们劳苦功高和黯然的下场也自然成为回忆感念的对象。我们曾经拥有许多杰出的小说作品便是写农村的农民文学，农民文学曾经是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的动脉和光荣的标志。

然而选定这本《一九八三年台湾小说选》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这十篇作品中，竟然没有一篇可以严格地划入农民小说的阵营里去的，这的确不是我的初衷，只能算是巧合。也许这种巧合暗示着台湾文学现实关怀焦点的转移，逐渐摆脱农业与工商业纠葛不清的问题，新的、肇生于工商业社会的问题、烦恼攫住了我们文学的心，出现了新的思考、关怀的焦点。

选集在这里的作品，分别代表了一九八三年间，台湾小说界几个有群聚性探讨倾向的主题，它们分途探讨了政治犯、垃圾、少数人种族的命运、老人、工作、就业问题，多歧的主题象征台湾文学已经逐渐地越过尴尬的过渡期，出现新的分界点。通过这一本小说选去观察，多少可以嗅觉到现阶段的台湾小说，依然有与现实强烈、敏锐结合的意愿；依然热衷反映以台湾这块土地为思考基础的事物，不同的是，新的事物、新的表现技法、新的思考方式，已将台湾小说带向多元化的新境界。

编者按：本书原名为《一九八三年台湾小说选》。

目 录

1	升	郑清文
16	谢	余绮芳
30	老鼠	吕则之
42	健康公寓	王幼华
96	燕鸣的街道	吴锦发
114	遇见玛丽的清晨	王定国
138	垃圾	七等生
150	黄素小编年	林双不
157	失去的城堡	陌上尘
176	拓拔斯·搭玛匹玛	田雅各

升

郑清文

林景元打了卡，到办公室拿了一份报纸放在桌上，再去冲一杯茶。茶叶是故乡福建的名产。

曾文雄已趴在桌上办公事了。哼，这家伙特考及格，却连名片上“名正肃”三个字的意思也不懂，而现在居然干起科长来了。

哼！年轻，才俊！

林景元没有抽烟，但是在办公之前，必须先看看报，喝一杯茶，一天才能开始，好象戏必须启幕那样。

他从桌上的玻璃垫看过去。已不知有多久了，他喜欢从玻璃垫上的反光去看看办公室里面的动静。

胡必强已申请提早退休了，他的位子将空下来。胡必强是高级专员，职位比科长还要高。那位子将是由曾文雄上去的吧？也许是他自己。

曾文雄那家伙真狡猾，这几天特别的卖命，也是为了那个位子的吧。

直接看曾文雄，因角度的关系看不到脸。但是从玻璃上看，不但可以看到脸，还可以看到表情。也许是因为玻